

中国文字研究

ZHONGGUO WENZI YANJIU

李圃 主编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(第一辑)

中国文字研究

(第一辑)

李 圃 主 编

臧克和 副主编

广西教育出版社

中国文字研究

(第一辑)

李 圃 主编

☆

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南宁市鲤湾路8号

邮政编码:530022 电话:5850219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gep.com.cn>

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@gep.co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1/32 13.25 印张 插页 4 329 千字

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 册

ISBN 7-5435-2747-2/H·79 定价:4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《中國文字研究》(第一輯)的說明

1. 本刊為隸屬於華東師範大學文學藝術學院、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“文字學研究中心”的研究集刊，由該中心組織編輯，李圃教授任主編，臧克和教授任副主編，由作為中國文字研究出版基地的廣西教育出版社出版，初計每年一輯。

2. 本刊提倡材料與理論並重，進行多角度成系統的中國文字學研究。尤其注重材料的可靠性和多樣性：既注重傳世的材料，又注重出土的材料；既注重域內的包括少數民族的材料，又注重域外的材料。在研究方法上，提倡考古、統計、比較、實證等手段和工具的融貫，既提倡扎實窮盡性的專書研究，又歡迎確有創獲的嚴謹的科學的宏觀建樹。

3. 本刊為本研究中心同仁刊發有關文字學體系理論研究論著、單位漢字史學之用，同時竭誠刊發海內外中國文字研究的最新成果。來稿不拘長短，惟求嚴謹創獲。來稿中若涉及一些古文字，請附另紙集中摹寫或照拍，以便制版。來稿若產生版權問題，概由作者負責。來稿一經刊用，即致稿酬，並贈樣書二冊。來稿請寄：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號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《古文字詁林》編委會臧克和教授。郵政編碼 200062。聯係電話：(021)62233623。

4. 文字學研究中心除了編輯《中國文字研究》集刊之外，正在進行的還有下列兩項相互聯係的工作：一是陸續整理出版“中國歷代文字學書系”(首批六種已列入明年出

版計劃),二是陸續發展“漢字研究新視野叢書”(首批四種 1996 年已出版,第二批三種 1999 年出版,第三批三種 2000 年出版)。

華東師範大學文學藝術學院
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
文 字 學 研 究 中 心
1998.6

目 錄

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	徐中舒 (1)
今古文經學對立的文字學意義	何 靖 (13)
禘禮辨	
——兼釋卜辭“帝”禮及“粦”禮	詹鄞鑫 (34)
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	
而進行的改造	趙平安 (61)
表詞一意音文字記錄語言方式的比較	
——兼論漢字的某些特殊性格	王元鹿 (87)
《玉篇》對漢字聲符表義的認識初探	朱葆華 (104)
由省例論卜辭的性質	[台灣]朱歧祥 (111)
汝陰令戈小考	李朝遠 (165)
卜辭“我其已冓乍帝降若”再解	張玉金 (172)
戰國秦漢時期用字現象舉隅	張世超 (180)
《金文編》未收的春秋金文字形析論	羅衛東 (196)

《說文解字》字系研究

- 從《說文》漢字體系論證“沉”、“拯”、“瀕”、“
“丨”、“亘”、“受”、“矧”、“宙”、“師”、“極”、“桴”等
的形義與關係……………宋永培 (205)

論王國維於傳統古文字學的批判與拓新

- ……………姚淦銘 (236)

隸書字形趨扁因由考……………劉志基 (252)

從《說文解字》看中國古代的衛生保健措施

- ……………王 平 (261)

邾子姜首盤和“及”字的一種用法……………李學勤 (268)

先秦動態稱謂發覆……………虞萬里 (273)

《山海經》的方位模式與書名由來……………葉舒憲 (302)

“中”、“身”、“年”音義關係小考……………李運富 (318)

“穆”字的形義探索……………董蓮池 (326)

說“刑”兼說“井”……………侯占虎 (330)

青銅器自名代稱、連稱研究……………陳 劍 (335)

論吳任臣的《字彙補》……………張湧泉 (371)

《尚書》文獻用字校詁……………臧克和 (388)

中國古文字與中美洲符號相聯的新證據

- ……………〔美國〕許 輝 (410)

編者按：《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》一文是已故著名史學家、古文字學家徐中舒先生未刊稿。徐中舒先生逝世後，其家屬在清理徐先生藏書時發現此稿，今徵得徐先生家屬同意，將該文中較多討論古文字的五、六兩章發表於此，以饗讀者。

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

徐中舒

五、金與銅得名之由來

銅器之銅，古謂之金。銅器銘文每稱受王錫金，或自擇吉金，用以鑄器，凡兩周銅器，無不稱金。至戰國末《楚王悍鼎》及盤，始云“戰獲兵銅”。銅蓋晚出之名。蓋金初為銅之專名，及戰國末，金漸為金屬之共名，更遂製銅字為其專名。

《說文》謂金為“西方之行，生於土，从土，左右注（謂兩點），象金在土中形。今聲”。《說文》此說从今聲不誤。其以五行之義說金，全不可據。

金在金文中早期作  形。作兩點者，指銅與錫而言。

《考工記》於“攻金之工”云：“金有六齊，六分其金而錫居一，謂之鐘鼎之齊。五分其金而錫居一，謂之斧斤之齊。四分其金而錫居一，謂之戈戟之齊。參分其金而錫居一，謂之大刃之齊。五分其金而錫居二，謂之削殺之齊。金錫半，謂之鑿燧之齊。”齊即謂合成之分兩，猶今言分劑。《呂氏春秋·別類篇》云：“金柔錫柔，合兩柔則爲剛。”據此知古青銅器皆銅錫之合金，故：即金之初文。但此所指形義俱不顯豁，故稍晚出之器，必於：之外再从今从王以明著其聲義。如：

 麥鼎
  仲盤
  同卣
  公連鼎
  召鼎
  公伯簠
  守簠
  曾伯簠
  王孫鐘
  沈兒鐘
  聘鐘
  吳王夫差鑿
  邾公華鐘
  楚公鐘

甲骨文較早期之王字均作 ，正與金文《仲盤》及《楚公鐘》鐘字偏旁形同，而《過伯簠》所从之王形尤完具。又《成周鈴》（見插圖）鈴作  亦从王，容庚《頌齋吉金圖錄》讀爲

 王
 成
 周

“王成周令”，誤以偏旁王下屬成周爲文，又不知令旁之兩點即金字偏旁之半，其以“王成周”三字連屬爲文，尤不成詞。此器行款如細審之，王字亦略偏向右，與成周二字並不相承，故此銘當讀爲“成周鈴”三字。

《說文》以金从今聲，小篆金作 ，从今之形猶可見，至金文及今隸之金，則并省从 。但金文中仍有从今不省者，西周及春秋時銅器，金或从三點，如《守簠》、《史頌簠》、《曾伯簠》、《王孫鐘》、《沈兒鐘》之類，其左或右旁之一點，即从今之不省者。春秋戰國以後之銅器，有从四點者，則於形於聲皆不協矣。

金从今聲者，今甲骨文作 ，象鈴有舌之形。 象鈴有鈕及身， 象其舌。

《說文》“鈴，令丁也”，段玉裁注云：“《晉語》十一注‘丁寧、令丁謂鉦也’，《吳語》十九‘丁寧，令丁謂鉦也’，今《國語》皆奪令丁字，而存於《舊音》、《補音》。《廣韻》曰‘鈴似鐘

而小’，然則鐃鈴一物也，古謂之丁寧，漢謂之令丁。”（《論衡·順鼓篇》：“事大而急者用鐘鼓，小而緩者用鈴荻。”孫詒讓曰：“狄非鈴之類，字當作箛。《說文》竹部云‘箛，吹笛也’，《急就篇》云‘孤箛起居課後先’，箛與荻形近而誤。”此說非。）段氏以漢時之令丁，釋春秋時之丁寧。丁、寧、令古音並屬耕部，是丁寧、令丁皆疊韻字。古人於疊韻字往往倒互言之。雖令屬來母，寧屬泥母，但來泥古多不別，如今長江流域方音仍如此。以此言之，《說文》之令丁，仍當爲丁令或丁寧。鈴爲丁令，猶云林爲儋林、狄爲狄歷。此諸字古蓋讀端母來母之復輔音。

出土銅器有名句鐃者，亦名徵城，其形如鈴而大，有柄中空。出土殷商器或周初器，有名鐃或鐃者，即此物之雛型。其製當自鈴衍化而出。此謂之鐃或徵城者，鐃从翟，翟、狄古字通用，以其爲金屬，故製字爲鐃。徵城《說文》謂之鉦，徵城、鉦古屬耕部，並丁令之轉音。

謂鈴爲丁令爲鐃，明其原非中國之物，其初蓋由北狄輸入，故中國即以稱其人之名名之。

《詩·齊風·廬令》之首章云“廬令令”，二章云“廬重環”，三章云“廬重鉤”。毛傳云“廬田犬”，孔疏引《戰國策》“韓國廬天下之駿犬也”，謂古或名駿犬爲廬。“令令”毛傳云“纓環聲”，孔疏即以鈴鈴釋之。鈴爲田犬所繫，寫其物並及其聲。環、鉤則鈴所繫。蓋古犬馬項下多繫以鈴，今殷虛遺物中有犬馬鈴甚多，其出土地即在犬馬骸骨之旁。《新唐書·龜茲傳》云：“素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，地贏二百里，南雪山，三垂平陸，多泉池，因名之。突厥可汗歲避暑其中，群鹿飾鈴環，可狎也。”是北族不但犬馬飾鈴環，即鹿亦有之矣。

家畜之馬本非中國原產，戰國時中國之良犬，仍自北土輸入，故《荀子·王製篇》云：“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，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。”又《史記·趙世家》載蘇厲爲齊遺趙王書

云：“代馬、胡犬不東下，昆山之玉不出，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。”是戰國時仍以代馬、胡犬、昆山之玉爲三寶，其在國境上之貿易，必有悠遠之歷史。《逸周書·王會篇》載匈奴之貢獻以狡犬，《趙世家》又載趙簡子夢上帝屬以翟犬，中國之良犬、馬既由北狄輸入，則飾犬、馬之鈴，亦當與之俱來矣。

鈴輸入後，中國之人習聞其音有似於琴，故即以琴名之。此猶今人之稱胡琴、鋼琴、風琴、洋琴也。

琴瑟爲我國最古之弦樂器。當鈴輸入之前，中國必已有此。其製於空木之上加弦柱爲之，《淮南子·說林》云：“頭蟲與空木之瑟，同名實異也。”琴瑟以空木爲共鳴器，初以桑爲之，稍後易之以桐，故古代產琴瑟林木之地，即名之曰空桑、曰空桐。小篆琴瑟字同从𦇧形，本爲象形字，𦇧象弦柱之形，冫象空木之形。後人或以其形不易識別，故復从象鈴之今聲。輾轉取譬，此例在文字中極多。今象鈴形，古音屬侵部，與耕部之鈴、令本不相通，蓋一爲中國之名，一爲翻譯之音，其源固自不同也。

《詩·鼓鐘》毛傳云：“東夷之樂曰昧，南夷之樂曰南，西夷之樂曰朱離，北夷之樂曰禁。”此以北夷之樂爲禁。《周禮·春官》鞀韠氏掌四夷之樂，鄭注與此同，《白虎通義》亦謂北曰禁，惟蔡邕《獨斷》及何休《公羊》昭二十五年注謂西曰禁，北曰昧，與此異。北夷之樂曰禁者，禁與今古同屬侵部。故禁又作禁作今，此猶衣襟之襟又通作衿，又作金也。蓋金屬之樂由北狄輸入，故北夷之樂因謂之禁。

《詩·青衿》毛傳云“青衿，青領也”，以領釋衿，或古時領衿上有綴銅鈴之俗亦未可知。《禮記·玉藻》云“古之君子必佩玉”，佩玉爲石器時代遺俗，綴鈴則銅器時代時尚也。《舊唐書·北狄傳》雷下云：“婦人貴銅釧，衣襟上下懸小銅鈴，風俗略與契丹同。”此爲中國或北狄舊俗之僅存於邊裔者。又衾爲大被，卧具稱衾者，蓋初民於室中設爐竈，晝則圍爐飲食，夜即圍爐偃卧，日間所著，即爲夜眠之被，故衿與

衮其字并从今也。

鈴自北狄輸入之後，中國即以琴名之，故今即从琴得聲。鈴爲銅制，因即謂銅爲金。古稱銅爲金而金從今得聲，明中國之有銅器必在鈴之輸入之後矣。

中國有鈴之後，王者及令長迅即用爲宣布教令之具。《月令》仲春云：“先雷三日，奮木鐸以令兆民”；《禮記·明堂位》云：“振木鐸於期，天子之政也”；《周禮·小宰》鄭注云：“文事奮木鐸，武事奮金鐸”；《夏書》曰：“邁人以木鐸徇於路”（《左傳》襄十四年引）；此皆以鐸爲宣布教令之事。《詩》所謂“捨命不渝”，《令方尊》所謂“捨四方令”皆此類。《說文》“鐸，大鈴也”，鐸古屬魚部定母字，與狄之發音收音并同，即鐸或丁令之轉音。今保甲以口語傳令，猶先鳴鐸集衆以告之，即古代奮木鐸、金鐸遺意。《禮記·玉藻》“在車則聞鸞和之聲”，鸞和爲車上鈴，鸞在衡，和在軾，鐸即鸞和二字之合音。令从人从マ，マ甲骨文作，象人席地端坐之形，从人象鈴形，此令字即會君長端坐發令之形，與金从今从王，示爲王者所用，其意正同。《說文·序》以令長之令爲假借字，觀此知其不足爲訓矣。

今象鈴有舌，而令所从之人，則象鈴無舌。古本有無舌之鈴。《廣雅》“鐘大鈴”，蓋大鈴不宜於振搖作聲，必懸而擊之。懸擊則無舌。出土句鑊、徵城皆無舌。《說文》“鉦，鐃也，似鈴，柄中上下通”。段注云：“鐃、鈴、鉦、鐃四者相似，而有不同。鉦似鈴而異於鈴者，鐃似鐘有柄，爲之舌以有聲，鉦則無舌。柄中者，柄半在上半在下，稍稍寬其孔爲之抵拒，執柄搖之，使與體相擊爲聲。（按，此係段誤，無舌者如鐘爲懸擊，此則倒持而擊之，別有持擊之具，非柄與體相擊。出土句鑊、徵城銘文即自口起以迄於柄，可證爲倒持）《鼓人》‘以金鐃止鼓’，注曰‘鐃如鈴，無舌，有柄，執而鳴之，以止擊鼓’，按鐃即鉦，鄭說鐃形與許說鉦形合，《詩·新田》傳曰‘鉦以靜之’，與《周禮》‘止鼓’相合。”鐃鈴有舌，鉦鐃無

舌，此爲鈴傳入中國後演進之兩大系。鐺古屬侯部入聲，鐸古屬魚部入聲，魚侯部古多相通，此又同屬入聲，並收 K 音，故鐺即鐸音之轉。鐸與翟古同屬宵部，仍爲狄之轉音。

《說文》“含𦣻也，从口今聲”，又𦣻“口有所銜也”，按含从今从口，並象鈴形，中有舌，正會口有所銜之意。古送死口中玉爲琯，亦由此得名。

《說文》“今，是時也”，今本象鈴形而用爲宣布教令之具，教令宣布之日，即當發生時效，故今得引申爲“是時”之今。

小篆曰作，甲骨文作，金文作、、，象倒今之形。蓋振鈴鐸以集衆，衆集則發言矣。

金文有字，疑爲倡（即唱）之本字。《說文》“昌，美言也，从日从曰”。从日係从爪之誤，《禮器碑》爭作，亦誤爪爲日，是其證。蓋鈴爲樂器，从爪持鈴，則歌唱作矣。

△爲無舌之鈴，倒△則爲口。《說文》古文口作，尤與倒△形相叶。小篆口之兩豎上出，正象鈴倒置兩角上出之形。《說文》“口人所言食也，象形”，以口爲象人口之形，實誤。小篆口作，古文口作，皆與人口不類。甲骨、金文从口之字，其取象原不必一致，但取象於無舌之鈴者，則似較不少。

無舌之鈴以扣擊爲聲，故叩扣之義皆爲擊。《吳語》“三軍皆譁鉦以振旅”，鉦亦當訓擊。

合象兩鈴相向，有會合之意，古又爲對答字。《左傳》宣二年“既合而來奔”，注“合猶答也”，金文《召伯虎簋》“琿生又使召來合事”，則以合爲會。《陳侯因咨罇》“合揚厥德”則以合揚爲對揚。

《說文》“君尊也，从尹口，口以發號”，又“命使也，从口令”，人君發號命使，古皆以鈴爲之，故从口。商周字从口，亦此意。

《說文》魯在白部，曹在曰部，晉在日部，此三字在金文

中魯或从口，或从甘，曹、晉則从甘，按魯、曹、晉並周初所建之同姓諸侯，魯、晉尤爲大封，故亦从口，以發號命使。从口爲無舌之大鈴，从甘或曰則有舌之鈴較小，以見下天子一等也。

口象鈴形，更可以告字證之。《說文》“告牛觸人，角著橫木，所以告人也，从口从牛，會意”，案告从牛口，正象牛繫鈴形。《西南邊疆》第十一期載方國瑜《卡瓦山聞見記》有一段記事，正可爲告字作一注解。茲錄之如次：“擺夷家家養牛，每寨輪值一二人共牧於山，數十百成群，繫木鈴，叮嚕盈耳。餘初至孟定壩，聞篷外叮嚕之聲，有聚蚊成雷之概，覺有異。審之，每牛一鈴，無怪其然。後過擺夷地，悉如之。”此與前述犬、馬、鹿繫鈴同。《詩·君子有役》云：“日之夕矣，牛羊下來。”日夕牛羊返舍，遠聞鈴聲，正會告人將歸之意。

據此凡从口部之字，如言、如吹、如鳴、如召、如呼，其義乃由鈴鐸引申可知也。又今與古本相對之稱，古金文作，从象結繩形，从口象鈴形，發令之日曰今，結繩記之，斯爲古矣。

由繫於牛、馬、犬、鹿之鈴演進而爲有柄之鐸，有甬之鐘，易懸繫之鈕而爲柄爲甬（鐸鐸有柄，殷虛遺物中已有之，形制巨大。有甬之鐘，則直至西周之世始見），此完全爲一新型，不能再以鈴名名之。

鐘形巨大，其形中空，有似於筒，因謂之同。同从，正象其中空無舌之形，亦與筒形相似，从口示爲無舌之鈴。因而製此器之金屬亦得名之爲銅。

《說文》鐘或从甬作，甬金文作，當爲全體象形字，上象有甬及耳之形，以備懸也，下象鐘身，金文已誤从用。甬本象鐘形，《呂氏春秋·仲秋紀》“齊斗甬”，高注“甬，量器”。此又以象鐘形之甬名筒形之桶矣。

至有柄有舌之鐸與鐃，就其形而象之則爲中，从象鈴

兩角向上之形，从丨象其甬及舌有所係之形。《說文》“鐺似鈴柄中上下通”，正可爲此中字作一注釋。柄及舌皆在鈴之正中，故中有內中或正中之意。自中爲內中或正中之意所奪，於是又另造形聲字鍾或鐘，自鍾、鐘行而人不識中爲象有柄有舌之鐺、鐺矣。

中象鐺、鐺更可以史、事兩字證之。

《說文》：“史，記事者也，從又持中，中正也。”此中字當解爲象鐺、鐺之形。蓋史之本義當爲使令之使，从又持鐺正是發號命使之事。事，小篆作事，金文或从𠂔作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，以告字例之，此𠂔正象旗下繫鈴之形。《說文》“旂，旗有衆鈴，以令衆也”，《爾雅》“有鈴曰旂”，《周頌》“載見辟王，曰求厥章，龍旂揚揚，和鈴央央”，正謂諸侯來見，其鈴在旂上之形。从又持旂，知有事也。

王靜安先生《釋史》以史持爲籌算之中，非是。《周禮·大史》司農注“中，所以盛算也”，盛算之中當讀爲盅。蓋以中空爲喻，謂筒也。盛籌算於筒中，如今之筆筒、簞筒，其事易曉，非別有所謂中也。

《書·皋陶謨》“笙鏞以間”，鄭注“西方之樂曰鏞，大鐘曰鏞”。鄭玄以鏞爲西方之樂者，鐘鏞亦自狄出，古之北狄遍於中國之西北境。《詩·鼓鐘》毛傳謂“西夷之樂曰朱離”，《周禮》鞀鞀氏掌四夷之樂，鄭注作株離，班固《東都賦》作兜離，並爲狄歷、丁令之異譯。朱、株、兜古並屬侯部，朱、株照母，兜端母，古無舌頭舌上之分，故讀朱、株爲端母，此猶元魏時讀鐵勒爲敕勒也。《禮記·王制》稱四方之譯人，西方曰狄鞀，北方曰譯，狄鞀古屬支部疊韻，譯與从狄之亦，古同屬魚部，謂之狄鞀，謂之譯，仍爲狄之異譯。

狄歷、丁令如可讀爲朱離、株離、兜離，則邾婁疑卽爲狄族之譯名。邾婁之邾从朱，朱有赤意，亦音義兼譯也。

六、兩輪大車與北狄 ——附論獨輪車之原產地

北狄以乘高輪車著名，所謂高輪車，《北史》言其“車輪高大幅數至多”，此必爲牛馬曳引之兩輪大車。此族之乘兩輪大車，據今日所知，當中國西周之世，即已有之。銅器《小孟鼎》記周康王伐鬼方而有俘車兩之事，車稱兩，自是兩輪大車。此爲狄在周初曾有兩輪大車之證。至殷商先世相土、王亥以服牛乘馬著稱，古代僅以牛馬曳引大車，不以耕田。故《尚書·酒誥》云“肇牽車牛，遠服賈用”。《詩·大東》云“睨彼牽車，不以服箱（箱指車廂）”，皆謂以牛曳引大車。是服牛即爲牛服車役。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記王亥與有易之故事，稱“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，有易殺王亥取僕牛”，僕牛即服牛，高麗《好大王碑》，稱其先出自北夫餘，天帝之子，母河伯女，則北族亦有河伯傳說。河伯僕牛即河伯所乘之車，王亥以河伯乘車托於有易，或於此學駕禦之法，頗與申公巫臣教吳乘車之事相類。《論語》稱“乘殷之輅”，殷商乘兩輪大車，見於甲骨文中車字之象形文，而殷虛發掘中又得有車馬飾具及車輪遺跡甚多。殷人之有兩輪大車或即自北狄輸入。《考工記》言“胡無弓車”，隨即說之云：“胡之無弓車也，非無弓車也，夫人而能爲弓車也。”鄭司農注“胡今匈奴”，匈奴之車，據《鹽鐵論·論功篇》云：“匈奴車器，無銀黃絲漆之飾，素成而務堅。”（此條承勞幹先生見示）匈奴之善製車器，必受其前此先住民族北狄之影響。《考工記》之作當成於西漢以前戰國之世。其所謂胡，當泛指中國北境之外族，必兼古之群狄在內。此族在先秦既以善製弓與大車著稱，故元魏之世，在一次作戰中即俘獲其高車二十餘萬乘。及後唐宋之世其遺族居契丹之北者，尚以黑車子著稱，而契丹亦自此族處學作車帳。胡嶠《陷虜記》云：“（契丹）又

北黑車子善作車帳，其人知孝義，地貧無所產云。契丹之先常役回紇，後背之，走黑車子，始學作車帳。”（見《新五代史·四夷附錄》引）據此而言，北狄乘高輪車，實具有極悠遠之歷史。

至我國舊有之車不外兩式，一爲獨輪車，一爲兩輪車。獨輪車漢人謂之鹿車，梁鳴、孟光挽鹿車是也。鹿乃輅之轉音，鹿、輅同爲來母字。古音鹿屬侯部，輅屬魚部，侯魚古多通用，故漢人謂輅車爲鹿車。今或謂之手車，言以手推也。或謂之土車，則以別於兩輪大車而言。今蜀人謂之鷄公車，似謂其輪轂輾地有似公鷄啼聲也。兩輪大車駕馬或牛，曳之而行，古代用之戰陣，用之田獵，用之馳逐，用之載重，而士大夫階級不可徒行，出必乘此以代步，凡經典所稱車，類皆指此而言。

獨輪車謂之輅者，輅古亦通作路。金文路之偏旁各作, 从象倒止之形，甲骨、金文止皆象足形，从象無輻之椎輪，今蜀中之鷄公車皆椎輪無輻。足在輪上，正會乘車之意。各當爲獨輪車之專名，輅、路皆爲後起之形聲字。因其爲獨輪故，各有各別、各自之意。

車《說文》籀文作，即甲骨、金文之訛，象兩輪兩轂及輅輶之形。甲骨、金文復有於兩輪外兼繪車箱形者：

 《甲骨文編》十四卷     
 以上見《金文編》卷十四

此諸字兩輪之中爲車箱形，其第四字於車箱上更繪有形者，即兵車所立之旌麾也。小篆及今隸之車形，乃省其兩輪而獨存車箱之形，觀上列第五字可證。《說文》謂車字爲象形，段注謂象兩輪一軸一輿之形，段所謂輿即此所謂車箱，段所謂兩輪則以車箱上下各一橫畫當之，蓋兩輪大車中最重要者爲車箱，即人所乘載之處，《詩·大東》即以箱爲車之稱，故製字於車箱所繪特巨。據此則車即當爲兩輪大車之專稱。